

峨眉
山
紀
行



峩眉山紀行叙

余生平酷愛山水，凡所到之地，必擇其尤佳者而遊焉。故于湘則泛洞庭，臨岳麓，而登祝融；于贛則晞髮匡廬，而濯足鄱陽；遨遊乎蘇之太湖、虎邱，徜徉乎浙之西湖、天目。間有所作，隨手散去，不復記憶。惜乎遇國事之螭蟾，爲資生之奔走，不克逞其志，如太史公所謂遍歷天下之名山大川者，誠有愧乎徐霞客其人也。

去秋七月，長男遠鎔僑居于蜀之樂山，以書來請入蜀。余以老故，未之許。復以藉遊峩眉青城爲愆，乃取決于老友黃振聲先生子琮，極力贊成。且曰：「入蜀多作遊記與詩歌以餉琮，不啻琮之親履其地也。」遂至樂山。

峩眉在望，事牽不克。今春決向往之，又苦无侶。適靳君慕石以書法稱，有同志焉，乃克成行。

峩眉山跨洪雅峩眉兩縣之城，周圍將二百公里，高拔海面三千六百公尺。西南屬洪雅，東北屬峩眉。屬洪雅者无寺觀，屬峩眉者則寺宇林立。彼此懸殊，不可解也。其山脈則自西藏而入西康，由西康逶迤跌宕，突起峩眉。雅銅二河，左右夾輔，而匯于樂山縣城上遊十里許。其匯合之處，則峩眉山之止境也。形式略與匡廬相似。惜无浩浩之長江，茫茫之鄱陽，以助其勝絕耳。

然峩眉以秀聞天下，以余觀之，跌宕臃腫，曲折侷促，巖雄峻偉，則固有之；若稱曰秀，蓋于蜀雲爾，豈能如蘇浙諸山之秀麗若美人乎？

此行往返十有四日，爲日記一篇，得詩二十有五首。截斷記文，以鑄詩

題；除去詩章，仍爲遊記。蓋仿文文山前后指南錄體例也。或記有而詩无，或記无而詩有，實作者一時之高興，覽之者互而參詳焉可也。不計工拙，以災梨棗。傳諸同好，藉留爪痕。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五月，楚北咸寧退園老人錢堅惕元撰。時年六十歲。

峨眉山紀行

楚北咸寧錢 堅惕元述

四月十五日，同靳君慕石遊峨眉山，自樂山縣城首途，中間經蘇稽、鎮子場、峨眉縣城，至報國寺，三十五公里。過訪果玲法師，法師佛法既深，詩詞亦茂，惜外出不遇，天方下雨。

來聽遠公法，无如出未歸。若非採藥去，定是看雲飛。
楚客愁春雨，高僧濕衲衣。異時逢月下，斟酌一敲微。

是夜宿報國寺。

欲避塵囂事，須從支遁遊。人間空五蘊，世上自千秋。

佛像鬚髯古，禪房花木幽。鐘聲驚夢覺，何處覓行舟？

十六日晤果玲法師，暢談時許。雨止，周覽四圍。寺后本爲高山，斗然瀉下，蛻換平崗，逶迤前行十余華里，至峩眉縣城，忽變平原。而寺則騎蹲于化作平崗出脈之所，面望前村，无窒碍者，亦勝境也。午后遊伏虎寺，寺距報國寺三華里許，由一灣而進，兩邊澗水如鳴玉，故橋名鳴玉。第一進牌樓「伏虎寺」榜書三字，係清康熙間太史蔣超所書。超字虎臣，華陽人，晚年隱居于此，自號羅峰。二進門上「虎溪禪林」榜書四字，方三尺許，爲張三豐所書。朴茂靈通，雍容爾雅，不類其平日草書之奇怪也。余閱榜書多矣，未有過此者。

寺有三豐筆，門懸四字書。古人誰比得，天下已稀疏。

劍戟森山峻，蛟龍躍海舒。歸來猶景仰，卓爾在行輿。

寺計十三進，每進石級二三十不等，規模之闊大，建築之莊嚴，可稱巨觀。后山遍立樹木，蓊蔥如倚翠屏，左右兩山環抱，澗水匯合于前，清幽深邃，不可筆述。來至峩眉，不負此行也。國難時成都大學遷移于此，亦可以想見其屋宇之多也。

伏虎稱名寺，清幽在一灣。翠屏橫背樹，羽翼抱襟環。

澗水千聲落，雲梯百級攀。羅峰曾隱此，已視非人間。

是日仍宿報國寺，寺內駐有峩山管理局局長楊君莊字澄寰，長壽人，貌

清言寡而氣和，余贈以詩。

東坡欲作嘉州吏，為愛凌雲山水奇。

却羨高賢初入宦，一官管領到峨眉。

十七日果玲法師堅留一日，馬煥然午餐，而次日則楊澄寰早餐也。煥然瑞典人，奉使來我國，居寺中，好學不倦，且從果玲法師學中國文字。是日師以能登集及五十自壽詩見示，蓋知甘苦者。能登集者，果玲法師詠詩五首，皆押有「能登」二字韻。于是周岸登癸叔、向殷石楚、趙香宋熙，先后步和者一百三十首。香宋贈果玲詩有句云：「峨眉山下一詩僧。」重之亦至矣。惜香癸二叟已作古人，余故贈以詩。

當今天下幾詩人，甘苦能知方外淪。

佛印本隨坡谷老，却教香癸作天賓。

十八日由報國寺登山，至金頂，九十華里。

峨眉從此始，金頂若為終。九十艱難路，六旬跋涉翁。

匡廬無得似，衡嶽許相同。老却胸懷變，徘徊幽邃中。

經雷音寺至華嚴寺。寺內牡丹正開，朵圍約一尺八寸許，生于廢寺之墟，辱于老僧之手，惜哉，惜哉！過純陽殿，抵神水，距大峨寺僅里許。水甚清徹，豎立「峨眉山第一泉」石碑。老僧普智，亦有道氣可親，以峨山新茶出飲。林主席子超、馮副座煥章均書聯贈之。泉后三峰峭立，傍有古碑一，剝

蝕不可識。惟前有詠字明白，后有太印，僅存輪廊耳。

微然一泉出，大莪秀插天。山雖為霧暗，水自帶沙連。

茶過香猶在，碑殘詩不傳。林馮曾飲此，逸事遞千年。

再至清音閣，閣前有雙飛橋。左橋水由黑龍潭繞白水寺而來，右橋水由九老洞繞黑水而來。清翰林劉光第有聯云：「雙橋兩虹影，萬古一牛心。」蓋牛心寺自此閣直上五里也。其所以名牛心者，出橋數十步，兩水會合，一石蹲峙如牛心。語云：「黑白二水繞牛心」，是也。在此午餐，水聲潺湲，雲霞映照，時木筆正開。

萬古牛心石，雙流撥不開。梵音天上至，潭響地中來。
黑白名溪水，雲霞落酒杯。可怜殘木筆，催盡老夫才。

黑龍潭者，土名黑龍江，此至洪椿坪別一路也。兩山壁立，巖石突出，水從中流，僅一線耳。沿流而進，不覺悚然。出入四五里許，登岸后，猶再三顧焉。

兩山爭壁立，巖石突相聯。一線纔通水，長年不見天。
橫過驚砵滑，直渡感橋延。雖經登彼岸，回首再三瞻。
行復雨至。上下幾二千級，中渡一橋，始至洪椿坪。

上下皆千級，中間過一橋。匆匆春雨冒，淅淅汗泉潮。
喘惹山花笑，勞由爾老招。洪椿坪問宿，室實處林超。

今日起程，酒與洗面巾同置一簍，小沙彌負之，酒傾出，巾爲之濕透。
回憶華嚴寺牡丹，慨然有作。

豈敢學元亮，偏然酒漉巾。既無竹葉分，孤負牡丹春。
逸士誰爲惜，名花不復珍。干戈何日已，與爾應沈淪。

是夜所居之室，卽林主席所居之室也。主席居此三月有余，床榻器具，
一律西式。回想斯人，悄然不能爲懷。

在政親蘭若，飄然林子超。風流霑寺榻，氣象塞雲霄。
清濁何曾失，包涵尚有饒。撫今追往事，真善養天驕。

十九日雨，不能行。寺僧中意，招待甚周。聲述洪椿坪先名千佛寺，后

以門左古椿三株，改今名。今則二椿尙榮，一椿已枯矣。高出海面九百五十公尺，寺后曰天池峰，右有杖錫泉，左有鉢盂諸山，內有清康熙賜「忘塵患」三字，開山于晉，延傳至今，千有餘年矣。

天池峰下寺，乃是洪椿坪。杖錫泉聲落，鉢盂山色清。
崖花興古意，澗水達江城。故國三千里，雙魚寄老情。

二十日由洪椿坪至九老洞，經九十九拐，中爲大壑，傳聲甚明。

藏舟不復見，深壑許來親。顧后疑無侶，傳聲却有人。
路多行顛顛，山盡立嶙峋。日照崖斑處，如花石亦春。

至半嶺曰望仙臺，俯視大地，不見田園崢嶸，但爲一片湖波，又復浪翻

千層，眞美景也。

拐經九十九，將半望仙臺。俯視平原去，翻然駭浪來。
蒼茫云若水，髣髴岸无涯。呼侶同相賞，吟詩且取材。

九老洞又名仙峯寺，住持僧德成法師，法侶曰超定、曰德風、德風與慕石舊相識，時將正午，堅留一宿。洞在寺右側二里許，盤旋拾級上下，洞門高六七尺，直洞則兩頭納光，橫入則內有三門。其中之深，不復知幾許也。折轉陟一石臺，約三四方丈，置有石桌石磴等。從臺跌下，突起二峰，一如鰻頭，一如春筍，可愛。前望峩眉縣城及銅河雅河，歷歷在目。臺傍有拱桐一株，波羅花數株，此皆特產也。拱桐花木本，花爲兩瓣，大如掌。色雪白，形如合掌，不香，晝開夜合，與夜歡適相反。花蕊如蓮葯，結實如萍果

，未熟時食之味臭，實落如良鄉栗。夏歷四月開花，惟九老洞一帶生長放發。上至洗象池，下至洪椿坪，皆不開花。蓋九老洞高出海面一千七百公尺之氣候爲適宜也。前者美國總統羅斯福以其白宮有此花一株，誇耀世界，惟其獨有。旋以氣候失調萎，招告有此花者，以萬金之值給之。后川大博物教授電知得賞，美國派員來此移去一株。要以此地尙多，亦不足貴。

幽然九老洞，產得拱桐花。雙瓣如合掌，對開若破瓜。
惟希爭雪白，不欲以香誇。怪底人饒舌，偏令泛海槎。

波羅花，木本，一莖開七十二盤，每盤七瓣，平如盤形，花蕊高出半寸許。秋初之日開放，色經三變，初爲水紅，再爲灰色，終爲白。蔣羅峰取名波羅花。峩山志云：「數葩合房，葉在表，花在中，根不可移，故人不得爲

玩」。宋子京方物略贊曰：「聚葩共房，葉附花，根不可徙，見偉此世。」是也。又有桫欏花，種類甚多，本既不同，葉亦復異。花色有紅白紫等，季春開。又有崖桫欏，木本，葉如山茶而稍圓，高止三尺許。一萼二花，一高一低，燕支色，余改名唐棣。詩曰：「唐棣之華，鄂不韡韡。」爾雅：「唐棣，移。」注：「似白楊，江東呼夫移。」陸機詩疏：「唐棣與李也，一名雀梅，亦曰車下李。其花或白或赤，六月中成實，大如李子，可食。今統稱郁李。」余謂詩人以唐棣興起兄弟，必其花與樹之形如兄弟也。當日詩人或見此花而起興，而后之釋者不見此花，誤以移爲唐棣。不然，移樹與花不似兄弟，詩人何以爲興？況韡韡訓盛，一萼兩花，不其盛乎？姑記之，以待高明而商量焉。

二十一、二十二，連日大雨。僧以貝葉經舍利子見示。貝葉經二種：一

爲小字書，就貝葉書之，秀麗可愛；一爲大字書，貝葉面加膠，以漆爲墨，皆蓮華經，爲印度文，由左而右，字母與英文字略同。貝葉與芭蕉葉同，但紋爲細膩，每葉一小孔，以粗線貫之。因此亦可想見昔日竹簡韋編耳。舍利子如珍珠，大小十餘顆，盛以水晶瓶，而沈以玉汁琼漿。又有客携宋徽宗畫鷹乞鑒賞。此宣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欽賜武勇將軍楊者。蓋徽宗北狩時畫也。明宣宗得之蒙古木蘭塞，有宣德御筆鑒定。清初姜東王氏家藏，并有王鴻緒、阮元等鑒定之章，至寶也。獲見之，亦眼福也。

九老何須詰，懸崖一寺棲。莓苔包樹碧，猿狖抱兒啼。

貝葉蓮花現，徽鷹宣兔題。披看當北狩，千載有餘悽。

二十三日微雨，三宿九老洞，欲換一環境，遂冒雨至洗象池，高出海面